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二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齊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十五

鄭畋父亞 鄭從謹 蕭遘 韋昭度 杜讓能子曉

劉崇望兄崇憲弟崇魯 李璣 徐彥若 盧光啓

韋昭範 陸希聲 孫俛 陸扆 鄭綮

朱朴 孔緯 張濟 世昭緯弟 崔胤

王搏 崔遠父潛 王溥 裴樞附張 柳璨

鄭畋字台文曾祖都祖穆並登進士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連

登進士賢良拔萃三科李德裕高其才辟署浙西幕府擢監察

御史刑部郎中中丞李回薦知雜事拜諫議大夫給事中德裕

罷出爲桂管觀察使再貶循州刺史卒于官晚年十八亦登進士拔萃爲宜武推官擢渭南尉父喪免爲令狐紇所忌更歷帥鎮十年不調紇罷始授虞部員外郎紇黨鄭薰復出之久乃復還刑部轉萬年令劉瞻薦授戶部郎中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會討麗助書詔紛委敗思不淹畧言中機要朝野推重勛平進戶部侍郎充學士承旨坐草瞻罷相制懿宗以爲貴語不切附下因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徙郴絳二州名爲右散騎常侍故事兩省轉對延英常侍不得與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駟呵導引敕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相府罷荆洪等漕委廣州刺史韋荷取嶺南鹽鐵直市虔吉米以贍安南奪洪州副使王師甫獻羨餘錢五道安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不

許時黃巢據安南。肅書浙東觀察崔瑒求天平節度使。羣臣咸
議請假節以紓難。畋因欲授以嶺南節度。而盧攜方倚高駢謂
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師方至。莫爾。繼寇遽可示弱。令四方解
體。耶畋曰。不然。亂賊本起饑饉。一時以利爲合。故能根蔓天下。
國家久平。士不知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
其衆一離。巢卽抗上。卽法云。不戰而屈人兵。此之謂也。今不
伐以謀。而徒怖以兵。恐天下憂未可遽艾也。僕射于琮又言。南
海產富。如委以與賊。國藏竭矣。會帝意亦屬駢。乃然。攜議駢又
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從之。畋抗論駢遷延
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且損國威靈。不可聽。至相詬訾。攜
怒拂衣去。裾屨於硯帝間。乃俱罷。尋復同。起拜畋吏部尚書。鳳
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會巢陷

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軍。妻自經戎衣。駕幸梁洋。候迎斜谷。見上泣涕請死。以愆無狀。帝勞遣之。命以便宜從事。謹扼賊衝。無使得西。敗還。蒐士卒繕器械。濟城隍。曉諸將以順逆。遣子凝績。扈駕進檢校右僕射。京城西面行營都統。涇原節度程宗楚副之。靈武節度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郢來招斬之。併焚僞詔。尚讓率衆五萬來攻。使弘夫於要害設伏。以待而自陳。兵高岡。賊將王璠輕敗儒者。縱步騎鼓而前。陣未整。伏發。敗兵從之。塵戰龍尾坡。殺賊二萬餘級。積屍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禽斬其子。咸勸京師。時王命不出劔門。諸鎮兵數萬咸不肯前。敗乃厚加慰結。與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遠近咸聳。各治兵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當此時。徵敗。天子幾殆。帝下詔褒以儒者之勇。弘夫收咸。

易濟師渭水與宗楚乘勝入都門賊伏甲僞走復爲所覆敗以
郿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西面行營都統
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會方入朝其行軍司馬李昌言屯于興
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引兵來辭敗不意見襲登城好語令
善守此城賊兵愛人爲國滅賊去方半道昌言白爲留後敗內
慙負卽辭疾詔以王鐸代將授敗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於興元
便醫明年召至行在復其舊任軍務一以咨決奏方闢輔失守
興州戍將孫鄴襲斜有功請免坐賊抵死陳秋兒保嵯峨山
農不廢耕請授檢校常侍隸奉天軍詔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
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三十月遷大夫常侍雖節度
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敗謹守法度以爲不
可請行營節度由裏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

二歲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賊平帝將還以不從田令孜請又不肯屈居陳敬瑄下二人常銜之而李昌言復恐畋嘗國不喜內外和結遣客奏畋過咎引疾求去帝初不許畋入見曰乘輿東還山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若以臣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帝諒其誠乃罷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以凝績爲龍州刺史留郡就養爲人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姿采如玉兼善作詩與人交至貴無少易且能損怨擢鄭薰子毅爲給事中至侍郎卒時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復思其忠力加贈太傅還葬于鄭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畋厚禮之名隸麾下委以遊邏及是感其識擢爲表請諡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宗廟廷宗楚弘夫皆贈以官凝績景福中歷戶刑二部侍郎

鄭從誼字正求父瀚官侍從別傳從誼登進士授校書郎歷左拾遺右補闕尚書員外郎中知制誥瀚門生令狐綯魏扶爲之延譽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歷禮刑吏三部侍郎知貢明慎典選平允時論稱之俄檢校兵刑二部尚書河東宣武兩軍節度觀察等使以善最聞復改嶺南東道先是林邑蠻內侵名天下進兵會龐勛亂不暇遑事乃募土豪署其長爲右職立約束使相捍禦咸得其力時郡邑屢陷交廣晏然僖宗徵拜刑部尚書久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符中進門下侍郎沙陀李國昌據振武雲朔等州令其子克章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滯李侃李蔚皆不能制康傳圭又被殺軍士益驕朝廷難於擇帥乃以宰臣臨制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復鎮河東兼行營招討等使許自擇叅佐奏長安令王調爲副使員外趙崇爲判官

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
新承亂後殺掠攻擄無虛日賴其貌溫氣勁沉機善斷舉無過
情凡兇謀盜發悉落發中由是羣豪惕息搜捕反賊誅之黃巢
犯長安詔點本道兵馬從諸葛爽入援從譙守涕團結步騎五
千遣牙將論安後院軍使朱玫入關赴難次于離石適克用軍
奄至營于汾東亦稱奉詔赴難已具原饒犒勞信宿不發傳城
傳呼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而言從譙登城語曰僕射父子自
咸通來奮激忠義血戰爲國天下之人受賜老夫歷事累朝位
忝將相今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不能荷戈討賊以酬聖獎罪
累多矣然多難勵勳正僕射立功之時所恨受命守藩不敢辱
命無以仰陪戎槩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車駕還宮
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克用拜謝而去時諸蕃不敢肆掠近

何乃遣大將王蟾薛威山師追擊之翌日契苾部救兵至沙陀
大敗而還論安率師至陰地擅歸從譙集諸部校斬之並以兵
付朱攻及朝廷赦沙陀許討賊自贖復以五部數萬人南下不
敢蹈境自嵐石汾河而南惟克用以數百騎臨城殺別從譙遣
之名馬器幣而訣廣明三年克用被戕立功授河東節度卽日
啓行牒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劉崇魯知觀察留後以道梗
不通數月方至復令輔政拜司空進太傅侍中光啓末以疾固
辭還第卒爲人沉毅有謀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
都虞候張彥球才木可用以雄傑難制前後帥守多疑間致戮
軍城下寧及是開懷任遇坦然無疑抗賊全城多得其力奏爲
行軍司馬擢金吾將軍累任刺史屬郡唐彥謙判官陸展嗜學
有才思日與談宴數稱於朝位至滑顯性復友悌以叔兄繼歿

於汴訖於受代不肯去署舉樂君子多其操履後謚文忠

四口并岐一門首尾斷賊忠義相維皇威暫克力却鴟師
足徵先得

論遊字得聖父寘咸通中任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遊登進士
辟太原從事入拜右拾遺起居舍人姿寓秀偉孤特不羣恆慕
李德裕爲人與韋保衡聯第諸儒獨稱遊而薄保衡幸進無藝
保衡憾之撫遊罪斥播州司馬未幾保衡誅召爲禮部員外郎
乾符初陞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歷戶兵二部侍郎學士承旨
黃巢反改判度支從僖宗幸蜀次潯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尋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還京加司空素負大節
以王佐自任既正台衡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朝綱不振外鎮
與中使擅權公卿悉皆順附惟遊未嘗少下會常侍李損子凝

吉爲徐州叅佐牙將時溥逐帥自立後因他故被毒疑凝吉爲
支詳報讐怒而殺之誣損與連謀并乞加誅田令孜倚勢受金
劾損付獄中承盧渥傳成其罪遣卽延英固爭言溥恃功卑
侮王室有無將之萌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時在朝與子
音問數不相接安得同謀帝悟止免損官令孜與王重榮爭鹽
池沙陀兵起帝幸鳳翔遣與裴澈召朱玫共迎乘輿攻至帝幸
陳倉攻迫不及怒謂遣曰上奔播六年曾不念諸侯勤王功今
姦臣爲國產怨我奉命而來反以爲脅君我亦安能垂頭屈翅
於黃門求生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遣曰主上臨御有年舉無
失德顧爲令孜掣制每言多泣陳倉之行非其本意特劫於兵
公誠憂王室惟歸藩奉表請乘輿復國策無宜此玫言李氏諸
王可當大任者不乏遣反覆與辨人非伊霍勿爲禍首玫不聽

下令曰我擇一王爲帝敢違者斬乃立嗣襄王熒而名邁作冊文邁苦辭更委鄭昌圖攻滋恨罷爲右僕射加太子太保封楚國公移疾不出往從其弟邁居河中永樂縣光啓三年帝還宮素與孔緯有隙劾嘗受僞命賜死凡見柄任五非行能無間逢時不幸不能令終人爲哀之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祖縉父逢昭度擢進士踐歷華近累遷尚書郎知制誥中書舍人從僖宗幸蜀拜兵部侍郎中和元年繼知禮部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未幾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倉卒作亂昭度質家旗於禁營共討賊軍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太僕兼侍中昭宗卽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朝廷以陳敬瑄隔絕貢奉乃以代領西川赴鎮不納轉授行營招撫使與東川頭彥朗闕州王建合兵

致討營于唐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使人給昭度曰公暴師遠
出不顧山東兵連禍結宜亟還定若敬瑄小醜當責建等信以
爲然請還未及半道建以重兵守劔門急攻成都因敬瑄白稱
留後罷昭度東都留守景福二年杜讓能被害復以司徒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不許言太宗
嘗爲是官自來無敢拜者雖于儀功勳尚然辭免行瑜怨之崔
昭緯使人密語行瑜前公尚書令已爲昭度持不可今又引李
僕輸政此姦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者行瑜
與茂貞上書言命相匪入懼危宗社朝廷優詔曉諭罷爲太傅
致仕復與韓建聯兵至關追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
收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
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仕讓能字羣懿宰輔密權子與弟彥林弘徽相次皆登進士讓
能辟王鐸宣武推官歷咸陽長安二尉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
服闋歷劉鄴牛蔚二府累監察并侍御史賜緋入爲右補闕進
兵部員外禮部郎中蕭遘引判度支案黃巢亂奔謁于蜀兄弟
相次復爲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知制誥時以爲榮名爲翰林
學士方兵興調發關東綏徠降附書詔叢委讓能思精才敏筆
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遷戶部侍郎還京進兵部尚書封
建平縣子食邑五百戶方夜直沙陀兵逼蒼黃從駕徙行十餘
里得遺馬輓紳爲勒乘之朱玫兵又至帝走寶雞亦才身以從
復幸梁漢山南石君涉焚毀棧道上聞關嶮阻跬步未嘗去側
帝自咎失道再違宗社勞卿忠於所事古人所難謝曰臣世蒙
國恩所當扞禦收固若臨難苟免臣實恥之駕次褒中擢兵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攷立嗣襄王大鎮皆附貢賦迫絕
請遣使諭河中王重榮雪涕奉詔君臣稍慰京師平進中書侍
郎兼兵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徙封襄陽郡公加邑二千戶官
吏多汙李昌符僞署奏以脅從不足深治多所全貸昭宗立進
左僕射晉國公賜扶危啓運保乂功臣并鐵券許蔡平加司空
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明年開拜太尉帝怒李茂貞矜功自恃旣
兼梁漢復拒徐彥若詒書詆朝廷爲楊守亮報讐言階醜肆欲
議討伐讓能諫帝固宜加誅但新卽位大盜適去鳳翔國之西
門願少寬假如貞元故事不可使懷怨望帝謂今詔令不出城
門願朕奄奄度日忍能觀此卿但爲朕圖自以兵屬諸王讓能
又奏陛下欲削滌僭竊以強主威隆王室宜責中外大臣所共
成之不當專任臣帝曰卿爲元輔休戚當與朕均復何避耶讓

能泣曰臣侍罪未敢乞骸思有以報況敢計身趣以調發經月
不就第京師恟懼口數千人守闕乞併與茂貞鳳翔爲百姓計
中尉西門君遂諭以宰相專主非吾敢預景福二年命嗣覃王
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副之率禁兵三萬送彥若赴鎮茂貞出
兵整屋迎戰大敗王師遂乘勝至三橋讓能懼曰臣先已豫言
今請歸死以紓國難帝涕下與訣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駐臨
臯驛必欲殺之遂賜死年五十三時彥林亦累官尚書郎至御
史中丞弘徽遷戶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皆被殺帝痛恨贈讓能
太師子光乂不復仕次曉字明遠初辟崔胤鹽鐵巡官除畿
縣尉直昭文館爲崔遠戶部巡官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入
梁遷工部侍郎開平二年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友珪立罷爲
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遇袁象先討賊爲亂兵所殺贈右僕

射

劉崇望字希徒功臣政會七世孫先代郡人元魏時徙洛陽高祖慎知獲嘉令曾祖襲東阿令祖藻祕書郎父符進士咸通中至蔡州刺史八子四登進士知名兄崇龜字子長累遷起居舍人禮兵二部員外郎廣明初太原鄭從諲奏爲行營度支判官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中和間進兵部郎中給事中大順中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歷戶部侍郎尚書終清海軍節度使崇望初辟宣歙王疑轉運巡官轉裴坦鹽鐵叅佐兄弟疊居許昌成都崔安潛幕府入爲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弘文館學士轉司勳員外吏部郎中判南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僉宗在山南選任諫議大夫使河中宣諭令修職貢勳以大義重榮奉詔請殺朱玫自贖使還上悅擢翰林學士歷

戶兵二部侍郎學士承旨昭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議討太原執奏不可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明年都頭楊守信協復恭叛陳兵闕下上自將陣於延嘉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黎明禁軍將劫掠兩市崇望駐馬諭曰主上親幸街東汝等禁軍當奮前殺賊立取功名奈何反圖小利以成惡名乎將士唯唯從至長樂門守信奔遁軍中咸呼萬歲皆其功也尋加左僕射時溥與朱全忠爭權全忠表請重臣鎮徐除爲武寧軍節度使溥不受代而還拜太常卿俄因三鎮兵入害大臣貶昭州司馬行瑜被誅召還歷吏兵二部尚書王建圖併東川拜爲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未至召還復爲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二間贈司空崇魯字郊文初充鄭從譴太原推官轉掌書記中和三年入拜右拾遺左補闕景福初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

貶崖州司戶卒崇謨乾寧末爲太常少卿弘文館直學士

李磎字景望鄜之孫自幼博學多通文采秀拔登進士辟大梁
歸仁晦河陽穆仁裕二府從事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水部
員外戶部郎中奏內閣使郝景全不法事轉吏部兼史館修撰
遷戶部侍郎廣明中分司洛陽黃巢亂挾尚書八印走河陽賊
脅留守劉允章索印拒不與光啓中避亂淮南嗣襲王僞詔至
苦諫高駢勿受不納王鐸薦于朝召爲中書舍人昭宗自少師
其文雅重之拜翰林學士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崔昭緯疾之諷所厚劉崇魯掠其麻泣言懷姦挾詐與
中人楊復恭昵不合任相左授太子少傅磎上表自雪及納諫
論三篇復發崇魯爲嗣襲王媼史館修撰作勸進表最後詆崇
魯父受賂仰藥死其詞詆訐所不忍聞議者譏其非大臣體貽

宗決意復用在位僅數月三鎮擁兵闕下竟列磔罪殺之都亭
驛行瑜誅詔復官爵贈司徒謚曰文貞在臺省聚書至萬卷世
號李書樓至死手不釋卷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百餘卷子
沅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徐彥若宰相商子登咸通進士乾符末以尚書郎知制誥拜中
書舍人昭宗卽位遷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代
李茂貞尹鳳翔不受還爲御史大夫改兵部侍郎張濬喪師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累兼左僕射監修國史扈
昭宗幸石門還宮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進封齊國公太清
宮使兼修奉太廟等使加弘文館大學士賜扶危匡國致理功
臣昭宗自華還進位太保轉門下侍郎崔胤惡位在已上改檢
校太尉出爲嶺南東道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始用行軍司馬

劉隱主留務後爲南漢肇起于此弟彥樞位至太常少卿子綰
天祐初歷司勳員外兵部郎中

盧光啓字子忠第進士爲張溶所厚擢累兵部侍郎昭宗幸鳳
翔宰相皆不從命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
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爲太子少保改
吏部侍郎與韋貽範蘇檢相繼執政貽範字垂憲時爲龍州刺
史檢洋州刺史聞變晝夜同奔行在遷貽範給事中閔甸李茂
貞薦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恣恣不恭會母喪
免負人求官賂多日詣重海茂貞求起復學士韓偓不肯草麻
更命她泊草之貽範不讓卽起視事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舍
人茂貞因貽範轉薦卽拜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茂貞與全忠誼
好求尚主全忠復取檢女爲景王妃以固恩寵還京乃長流環

州與光啓皆賜死

陸希聲宰相元方四世孫爲人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屬後隱義興尤精筆法得二王并陽冰傳授凡撇押鈎格祇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鏐法以授沙門誓光久之名爲不拾遺上言儉腐秉權歲屢儉歉梁宋尤甚州縣剝敝尤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果反擢累歙州刺史誓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薦于貴倖昭宗聞其名名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罷爲太子少師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與疾避難卒贈左僕射諡曰文

孫偁字龍光父景商兄儲相繼爲天平軍節度使終兵部尚書偁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

郎爲鳳翔四而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節度諸軍招討處置等使封樂安縣侯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語曳什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卽自撓矣後貶衡州司馬卒

陸展字祥文初名允廸贅族孫會祖澧殿中侍御史祖師德淮南觀察支使父鄴陝州法曹叅軍遂家於陝展光啓二年登第時僖宗方遷幸六月榜出九月韋昭度奏爲鹽鐵巡官孔緯奏直史館授校書郎內艱免喪召除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左拾遺兼集賢學士大順二年召入翰林景福元年改祠部郎中知制誥明年拜中書舍人工於屬辭文思敏速若注射然一時同僚自謂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金縢賦詣學士皆和獨展最先就帝覽之嘆爲真陸贄裔轉尚書左丞封嘉興縣男以戶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
嗣覃王以兵送徐彥若赴鳳翔屢諫播遷之餘國步方安不宜
加兵近輔恐他盜乘之且以親王統兵必貽後害帝責屢沮撓
貶峽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復授工部尚書從帝華州還
轉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加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天復元
年進階特進兼戶部尚書帝自鳳翔還大赦獨除李茂貞屢奏
鳳翔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貢朝廷未之絕不宜頓
異舊亂本怒代已相位奏以爲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
亂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以有素望貶濮州司戶叅軍殺之
白馬驛年五十九子璵後爲緱氏令

鄭榮字蘊武性善滑稽能爲世俗歌後語詩落格調多類俳諧
時號鄭五登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倉戶二部員外金刑

右司三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黃巢亂一郡饒饒獨不
被害天子嘉之賜緋魚袋往往侮劇刺時當王政式微有誦所
託諷於天子前者王徽奏爲兵部郎中知臺維遷給事中封還
杜讓能弟弘徽除中書舍人制勅僖宗不報移病而歸無幾徵
還爲左散騎常侍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俄復爲常侍光化初
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縈每形於詩什言多激訐又嘗論列朝政
闕失憶度其人有所蘊蓄就常奏班簿注其下云鄭縈可禮部
侍郎同平章事。中書省吏詣其家叅謁縈聞且驚且笑謂諸君
大憮縱使宰相並不識字亦不及鄭五也。省吏曰聖旨特恩來
日制下抗其手曰若果有此笑殺他人親貧來賀者搔首自言
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旣入視事侃然
守道不復諂諂。終以物望匪宜在任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

少保致仕亭

朱壯襄陽人爲人本強無他能以三史舉由荆門令進京兆府
司錄叅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奏取中外官俸
以助軍興壯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時議遷都上書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我國家因隋關中
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已極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
帑藏里閭井肆所有十纔有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
八九祖宗之制已蕩然矣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與鳳
林爲之關南則蒟譚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
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
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運就末王之業臣視山河
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多浮巧

不可以都河北人心疆戾未必遽化惟襄鄧實居中原人心質
良去秦咫尺先武雖起南陽未嘗居之不報以與方士許巖士
善言朴有經濟才本部郎中何迎復表其賢方天子失政思川
特起士任之以濟中興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以素無人望衆咸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
有所處可一以委朴移檄四方近者出甲士資饋餽遠者上羨
餘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秘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叅
軍卒

孔緯字化文祖幾父遵孺華陰縣丞早卒緯少依諸父溫裕溫
業皆居方鎮與名公交聲譽早達擢第任校書郎累辟崔慎由
梓州從事華州河中觀察判官崔鉉揚州支使楊收奏授長安
尉直弘文館王鐸擢爲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徐商奏兼集

賢直學士內憂服闋召入右司趙隱嘉其能文薦爲翰林學士以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而賜金紫乾符中爲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讐中外聞風不繩而肅歷戶兵吏三部侍郎居選曹動循格令權要託書盈几不之省怒改太常卿僖宗幸蜀拜刑部尚書判戶部事蕭選雅不喜坐調度不充改太子少保光啓初連幸山南駐寶雞百官狼狽扈從不及帝令中使傳詔授緯御史大夫令率百寮赴行在時方奔盩厔爲亂兵剽劫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遣與裴徽惡令我不欲行辭疾不見復遣臺吏促百官皆托袍笏不具緯召三院御史謂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今天顏咫尺累詔徵促皆無承稟初非臣子之義凡布衣交臂緩急猶相救卹况君親乎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經剽剝衣食不給聊營一日

之費而後可行也。緯曰：吾行且妻病危，篤且不保。少丈夫，豈以小故違大義乎？自度無如之何，卽往見李昌符，告以百寮未有發期，僕忝憲閫，不宜居後。願假兵護送昌符，具資裝援，達散關。旣至，策政必叛，奏帝速幸梁州。翌日，駕離陳倉，纔入關，郿岐兵果圍寶雞。微緯言，幾至危殆。抵褒中，拜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政，京城平。遷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從駕還，駐蹕岐陽，進階特進，兼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兼京城營田等使。入京，進左僕射，賜持危啓，進保又功臣實封戶二百，賜鐵券，仍給天興縣莊善和里第。僖宗崩，充山陵使。昭宗召赴延英視事，如故。加司空，兼領國子祭酒。完韋大學。泰宗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位司徒，封魯國公。將行郊祀，中尉樞密各請朝服助祭，番無前例。緯奏：陛下欲以權道寵

賁則請依所兼官爲之禮畢進兼太保帝以夏商與汴請討太
原特疑未決問計於緯勸以濟言萬世之利今軍中費尚足支
數年幸聽勿疑及濟敗出緯荆南節度使再貶均州刺史密遣
求援朱全忠上章諭救旋令就便寓居華州後因三鎮入京宰
相遇帝以內外朋黨思得骨鯁正人造中使召入復其相位
階爵仍加太清宮延資庫使修奉太廟改弘文館大學士扶疾
至京延英中謝奏前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負彌諧陛下特貸
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死報泉壤不望生叩玉階然比嬰衰疾伏
枕累年形骸雖存生意都盡寧敢再座機務但力疾一拜殿庭
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上見其拜蹈艱難改容軫念視事不旬
日沙陘次河中駕幸石門從至莎城疾漸篤馳還入城卒贈太
尉生平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熾灼未常少假帝授天武都

頭李順節節度使同平章事謝日準例當班見百寮緯刺史且止至期盛飾趨政事廳見無班列心甚怏怏絳固知必嫌他日果有微言答曰百辟卿士天子庭臣此來班見宰相以忝居班首特仰奉長之義於公意安乎必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同多類此孔氏自元和後昆仲特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弼亦登進士仕至散騎常侍

張潛字禹川河間人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父錄早官潛性迴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捫闔干時楊復恭薦以處士授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亂挾母走商山勸漢陰令李康獻換餉餉數百馱僖宗西幸衛士皆厭給帝勞之曰爾乃及是乎對以張潛教

臣乃急召至行在拜兵部郎中進諫議大夫爲王鐸行營都統判官時平盧王敬武軍最彊累召不應潛往說之會敬武已臣賊潛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尚不識君臣大分輒敢侮慢何以長吏民哉敬武貽愕愧謝復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賊鹽鹵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萬一賊平將安往乎誠能於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諸將雜然以諫議語是夜武卽引軍從潛西擁潛爲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僖宗再幸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始乃由復恭進後失權更依令救復恭再爲中尉罷潛政事適昭宗忿復恭恃援立功自專任事有言潛富方略善處大計復得召用嘗問致治何先對曰先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帝乃甘心武功後與論古

今事輒以不必遠徵漢晉以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而內
偏外迫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時朱全忠威振關
東降李克恭請乘克用之敗舉兵誅之下文武議皆言王室未
寧不宜輕議假令卽下太原亦非國家所有全忠密遣人賂濟
乃固爭先朝再幸實沙陀與河北連結全忠又不相下無由滌
除今李匡威赫連鐸三人犄角可斷兩雄之勢此千載一時孔
緯從而和之帝乃決意出師詔濟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
使凡發五十二軍合邠寧鄜夏雜蕃五萬臨饑之日願以死除
賊楊復恭度其外幸成功內將制已心乃不憚與中尉等餞長
樂坂以酒屬濟故不肯舉時係揆除昭義節度而全忠將朱崇
節以兵戍守濟恐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令中人韓歸範
持節護送克用方遣李存孝攻潞揆至長子爲其所擒崇節亦

委城去濟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北濟敘衆夜遁
北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晉絳慈隰其鋒甚盛濟問道出王屋
介河清釋而濟麾下略盡克用放歸範還上書請罪辭甚悖慢
朝廷震動卽日罷爲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緡州司戶參軍全忠
爲中書監使便住乃至藍田依韓建及孔緯復相拜濟兵部尚
書領租庸使將復輔政范用上表言朝以濟爲相暮請以兵見
乃罷爲右僕射上疏乞骸屏處洛陽長水墅朝廷得失時時言
之劉崇逆亂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王
師范起兵青州欲取爲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濟問曰大事
去矣全忠畏濟構他鎮兵使全義遣牙將楊麟夜圍墅殺之屠
其家濟所厚永寧縣吏葉彥知其謀以告其子格格潛廢不免泣
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送之入蜀後事王

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敎以每
除吏必詣紫極宮立宗像前致制品于案乃出之示不忘朝廷
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于廣陵

而曰惟紫與朴暨緯與濟上下顛述此尤太甚無復乘操
天命已盡

崔昭緯字蘊曜清河人祖庇酸棗縣尉父瑋鄆州觀察使生五
子昭符仕至禮部尚書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給事中昭遠考功
員外郎昭緯進士及第至昭宗時任寢顯歷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居位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姦險
纖刻窺時多故天子微弱內結中人外連邠岐盟鎮以固權寵
令族人挺事邠寧幕府每朝廷議畫詔令或任相不便於已必
使挺密告王行瑜俾上表訾訐而已在內陰阿助之會帝怒李

茂貞命杜讓能調兵討伐漏其所謀茂貞使健兒數百雜市井人欲候讓能不能得貽緯方與鄭延昌歸策衆擁輿謀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輦答以上全委鄭太尉吾輩不知又不識孰爲太尉卽投瓦石妄擊二相皆下輿走匿喪其堂印公服帝愈怒命捕首惡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復忌讓能成功密語茂貞上不喜兵禍由太尉激使稱兵向闕殺讓能又導三鎮兵殺韋昭度李磎帝性剛明每不堪忍會誅行瑜罷爲右僕射復藉朱全忠得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至江陵與鋌同誅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進士遷監察御史表鄭畋以叛幕府倚調兵食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進果兵部侍郎兼京兆尹歷判度支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他功以病罷終左僕

射與貽緯各給實封千戶

崔胤字垂休宰相愼由子以求異會得之胤字緇郎及長登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性善劾持陰計內附權強外若簡重其陰譖實可畏崔貽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方王珙兄弟爭河中以爲節度使不赴復留輔政改中書侍郎貽緯罪誅罷爲武安軍節度使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言其有功不宜處外故遷陞展名胤昭宗自華還務安反側胤陰爲汴地俾擅兵四討帝醜其行復任展爲相罷胤吏部尚書俄授清海軍節度使不欲出外謀於全忠行至湖南自還加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凡四拜相且兼領度支鹽鐵戶部使權震天下雖宦官亦累息劉季述深怨之肅帝時畏懼全忠不敢殺止罷政事趣全忠舉兵問狀遣張存敬攻河中掠晉絳卒與孫德昭謀誅

李述仲先帝德之復令輔政并還使領延見不名以字呼之寵
遇無比天復元年全忠取河中進逼同華遣幕府楊達裴鑄入
鳳翔奏事帝不得已聽其來朝韓全誨等恐導之以除君側乃
白罷政事尚未行倉卒挾帝幸鳳翔亂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羣
臣迎乘輿召全忠兵迫于行在詔趣還鎮併遣渥等俱西全忠
表言向書詔皆出陛下今業已入關請與茂貞約釋憾以迎天
子茂貞奏亂畜死士川度支權利令親信陳班募京兆兵保所
居坊市及駕已出五遣使召安臥不動帝見表大悲下詔顯資
罷爲工部尚書出居華州自天復後宦官尤屈事亂事無不咨
議政禁中每以燭繼密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司事全誨等
密知之共於帝前泣涕求哀詔以後密封事進無更口陳中官
益恐滋欲得其謀求知書美人宗柔等納左右以刺陰事全忠

引兵還屯河中。亂迎謁渭橋，奉觴爲壽，自歌以酹酒。凡三往返。全忠壁三原，與鄭元規邀說管于渭北。偕茂貞決戰，茂貞計迫，乃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以璽詔急召者四，朱書札三，皆辭疾。全忠戲謂使者：「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帝幸全忠軍，亂迎謁於道，復拜平章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帳器用。因奏祖宗時無內侍典軍，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令主之。其後參掌機密，百司內務悉以歸之。其相彌縫，恣爲不法，朝政侵弱，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無大小悉除之。用宮人寵顏等傳導，詔命又逐殺盧光啓、蘇檢及分斥從幸近臣陸展等三十餘人。惟裴贇孤立，可制留與偕。帝動靜一決於亂，無敢言者。又利皇子勲王冲幼，議爲元帥。全忠副之以示褒崇其功。帝問濮王長若何學。

士韓僎陰佐亂卒不能卻全忠東還羣臣班辭亂獨至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卽名問全忠安否仍與飲命宮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明日進侍中封魏國公自鳳翔還陰揣全忠將篡恐一旦及禍欲握兵以自固謬謂全忠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播幸之餘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皆無見兵請軍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番休遞侍授鄭元規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軍使毀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會其謀陰令汴人應募以友倫入宿衛會墜馬死疑亂陰計大怒將謀遂幸有言胤挾帝幸荆襄全忠信之密表亂專權亂國罷爲太子少傅凡三日令友諒兵圍開化坊第與元規陳班等皆死年五十一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屍後十日全忠脅帝遷洛陽發長安居人悉東老幼係路啼號不絕皆大罵國賊胤胤導賣社

稷使我及此

而曰天生二崔嗜亂喜危終唐之鳩滅宗之虺汙我汗青
手不忍披

王搏字昭逸宰相方慶曾孫擢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
蘇州刺史久之爲戶部侍郎判部事乾寧初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二年遷吏部尚書知政如故三年轉門下侍郎判度支兼
諸道轉運使昭宗建嫡后搏請因赦天下以尊大其禮正拜右
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帝以中官權盛欲剪抑之白石門還政
事一決宰相羣宦不平構藩鎮內脅天子搏勸上務平正其心
持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閹人盜弄威福偏制君
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猝除當徐以計去之事急
且有變以與崔胤並任素忌搏明遠有謀卽劾以爲中官外應

會罷罷相疑摶擠斥乃厚結朱全忠薦已復輔政全忠顯訴摶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交私將危社稷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叅軍事賜死藍田驛

崔遠宰相珙從孫祖珙父澹舉止秀峙時稱冠玉與遠俱擢進士累至禮部員外郎咸通中士尚流品推名德者爲之首以珙子涓豪放不得預澹與焉後終吏部侍郎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慕其爲人目爲釘座梨膏席上之珍也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俄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擢戶部侍郎封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戶至學士承旨尋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從昭宗東遷罷守右僕射爲柳璨所害貶白州長史終於白馬驛

王洙字德潤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充集賢殿直

學士趙光逢奏爲刑部郎中知雜事崔胤遣詣朱全忠軍泣言
李茂貞與韓全誨將謀脇帝入蜀勸宜亟進全忠答曰進似脇
君退懼負國然不敢不勉昭宗蒙難東內溥思反正說衛平執
劉季述等殺之驟拜翰林學士歷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
俄遷中書侍郎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
名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朱溫擅朝貶蒲州司戶參軍賜自盡與
裴樞等投屍于河

裴樞字紀聖宰相避慶會孫第進士杜審權奏署河中幕府遷
校書郎爲藍田尉王鐸薦直弘文館從僖宗幸蜀擢殿中侍郎
史中和初鐸爲都統復署鄧滑掌書記救校司封郎中龔紀初
進給事中轉京兆尹坐與孔緯厚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來
朝道經大梁與朱全忠相結納乾寧初遷右散騎常侍遣宣諭
弘簡錄

汴州全忠聽命修貢不絕昭宗悅遷兵部侍郎復與崔胤相倚
改吏部俄換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隨亂罷爲工部尚
書帝自鳳翔還宮出爲清海軍節度使全忠復留爲門下侍郎
知政事監修國史俄兼吏部尚書判度支從遷洛陽進右僕射
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有張延範者本
優人爲全忠所嬖擢任客將扈從東遷爲御營使進金吾將軍
至河南尹全忠欲用爲太常卿樞謂延範有功自宜任方鎮若
太常當以清流爲之恐非王意故持不下全忠大怒曰吾常言
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效此柳璨希旨歸其譴於大臣謂今
歲四月盡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宜多殺以塞天變乃謀殺
大臣有宿望者罷樞政事貶登州刺史徙龍州司戶叅軍賜死
白馬驛時年六十五凡結紳不與梁者皆坐誣貶死至數百人

朝野爲空拜延範太常卿璨復希意諸貴中外不得妄言流品
清濁會將郊延範任修樂懸使王殷譖與璨祀天祈延唐祚貶
萊州司戶叅軍輟死河南市

柳璨字照之公綽族孫曾祖子華從祖公度至光祿少卿善攝
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嘗語諸人生平未嘗以元氣佐喜怒令
氣海常溫故得至此祖公器父遵蚤卒璨少孤貧好學晝採薪
給費夜然燭照書博聞強記多所通涉嘗譏劉子玄史通著析
微論時或稱之威儀樸鈍無緣飾爲宗人貴仕者所鄙不齒錄
之登光化進士朝野北爲賤奏時舉日治顏范判史館引爲直
學士遷左拾遺昭宗好文因李璣死常求似之者或薦璨才高
試作詩什稱善擢翰林學士密許爲相問張文蔚應授何官對
曰川賢不計資遂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自起布衣不四歲至

此世所未有宿望舊臣及同位頗輕之內以爲怨時天子左右
皆全忠心腹厚自結納罷獨孤損與崔遠等性復傾巧蔣玄暉
張延範尤愛之故朝權一時盡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
縣男全忠急於九錫王殷璠等心懷疑貳故禮不至怒其背
已罵曰鼠輩敢爾謂我不由九錫不作天子耶璠懼卽脅哀帝
人望已歸宜從揖讓自行勸進拜司空會全忠怒不可解貶爲
登州刺史俄除名流崖州斬之臨刑悔恨自叱曰負國賊柳璨
死宜矣弟瑀璠皆榜死

問曰天命已去人心已移奸臣賣國不死何爲

弘簡錄卷之二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唐三之一

劉文靜 裴寂

並文靜妻寶兒

李思行許世緒

李高遠劉思立

劉義節

錢九龍

樊興

公孫武達

龍卿

張長逆

張平高

李安遠

李孟嘗等

劉政會

劉弘基

段志玄

許紹

姜蓉

子行本

史大奈

殷開山

屈突通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任瓌

王君廓

張士貴

劉文靜字肇仁系出彭城徙居京兆武功祖懿周石州刺史父

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三司文靜襲父職為人倬姿儀有器幹

倜儻多權畧大業末為晉陽令與宮監裴寂相善常夜登城見

邏堞傳烽。嘆曰：亂離如此，吾將安舍？時唐公方鎮太原，察其大志，深自結託。又見世民非常態度，有類漢高。魏武私與寂言，未信。無何，坐李密姻黨，繫獄。世民就問文靜，以語挑之，曰：「天下方亂，非湯武莫能定。世民曰：『安知其無？』我來非爲兒女子正。憂世道將革，直欲與君共大計耳。」文靜因曰：「主上南幸，兵填河洛，羣盜大連州縣，小阻山澤，誠得真主，投幾應變，奮藝大呼，莫不影從。矧今汾晉豪傑俱于此避盜，一言號召，可得十萬，加以尊公下令，驅府兵數萬鼓而入關，天下震動，不半歲王業成矣。」世民大笑，以言與意合。陰謀部署，賓客潛圖起義，恐唐公不從，欲因裴寂間說，介以納交。世民密通謀議，會唐公因高君雅敗被刳，二人說以突厥方強，今旣進不能破，退必獲罪，不旋踵見收事，誠迫矣。尚須爲計。晉陽士衆馬強，介庫饒豐，大事可舉。當此主

少國疑重宜引兵而西誅暴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私謂得
赦可止世民欲搖人心教文靜爲僞詔悉發太原西河鴈門馬
邑民年二十至五十皆爲兵期以冬盡集于涿郡以伐遼衆皆
愁怨思亂乘機脅說唐公吾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今公名
載圖讖尚可怙怙以待禍耶乃開大將軍府拜文靜爲司馬一
時旌旗號令皆所區畫就令使突厥始畢可汗問唐公何事而
起文靜對曰皇帝廢冢嗣傳位後主王室大亂唐公國之近戚
不忍坐觀故起義兵欲黜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共定京師人民
土地歸之唐公金帛子女盡入可汗始畢大喜獻馬千匹卽遣
將康鞘利領二千騎隨文靜至公喜其善能措辭諄令率兵拒
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戰死者數千後引奇兵度其
軍怠從後掩擊遂大敗餘兵數萬欲遁復命將追執之畧定新

安以西轉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封魯國公唐公踐阼擢
居納言時上多謙抑或引與共榻言尚稱名因諫晉王導有言
太陽俯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
何可忘公其無嫌朝廷制度草創命與通識之士刊定隋開皇
律令更損益之以爲通法務使易知無效往代相承多爲隱詔
使法官緣此舞弄會薛舉寇涇州命爲秦王元帥府長史王有
小疾戰敗奔還坐除名俄又從平仁果復得邑尋授民部尚書
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武德二年從秦王鎮長春宮自以屢有
軍功材能遠過裴寂而位居其下意頗不平遂與有隙欲殺之
每論政多忤旨出言怨望弟文起爲散騎常侍憂家數有恠召
平夜覆爲失愛妾兄所告帝下之吏遣寂與蕭瑀訊狀李綱與
瑀明其不反秦王亦言其首決大計宜賜全宥帝終疑其心併

與文起皆殺之年五十二籍其家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尚主然怨父不得其死復謀反誅

裴寂字玄貞蒲州桑泉人祖融隋司木大夫父瑜絳州刺史寂少孤諸兄鞠養十四補州主簿及長偉容貌涉知書史開皇中調左親衛蒔華山祠許以年踰四十位極人臣大業中歷齊州司戶參軍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與唐公雅厚晝夜飲酒搏蒲間以宮人侍其宴飲文靜因以世民之謀告之使達於唐公寂許諾乘間白發其狀公猶豫未決寂曰二郎密縱兵馬欲爲義舉正因義時以宮人侍公恐事發併誅矧公爲留守晉陽城外盜賊據爲戰場雖徇小節安能脫死若從其言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之悉籍所掌宮女五百米九百萬斛雜綵五萬鎰甲四十萬進于唐公拜爲大將軍府長史下臨汾封開喜縣公

攻河東屈突通拒守未下公以三輔豪傑歸附日多欲先取京
師寂恐通倚其後腹背受敵欲先破通後趨京師秦王謂通乃
自守賊無能患我惟兵尚權速宜乘機渡河以駭其心且關中
羣盜素結易以招懷撫而有之何向不克一失機會勝負未可
以決唐公兩從之留兵圍蒲而遣王入關遂平長安賜寂田千
頃甲第一區物四十萬段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邑三百
戶開陳符命勸進隋帝將禪位公尚固讓督太常擇日具儀卽
位謝曰使我至此皆公之力拜尚書右僕射日給御膳賜服玩
不費視朝引與同坐退延臥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不名武德
二年拜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以便宜決事師次介休營
于虞索原宋金剛據城以抗斷其汲路徙營就水爲賊所搏兵
潰死亡畧盡寂晝夜馳抵平陽鎮戍皆沒上書請罪帝薄其過

下詔慰諭復令留撫河東寂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焚積聚人因驚駭思亂夏人呂崇茂殺縣令爲賊守寂攻之反爲所敗召還屬吏俄釋之遇待如初勿巡幸委以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其謀反按訊無狀帝益信之因令三貴妃齎玉食寶器宴其家經宿而去帝嘗誇語前代帝王多典細微徧歷行陣後能成功惟我隴西舊族世姻帝室一呼倡義不三月有天下公復華胄宦裔光顯非蕭曹刀筆可比甚見崇貴四年聘其女爲趙王元景妃賜以一爐得自鑄錢六年遷左僕射賜宴含章殿頓首乞骸帝曰未也方期同老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相與逍遙晚歲爾太宗立冊拜司空增實封五百戶遣一員外郎直第貞觀初南郊命與長孫無忌升金輅同載而歸三年坐浮屠法雅妖言辭連寂免官削半封放歸故郡謫以本無他林歟亦不稱

徙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中，公政武弛素，無何有男子狂言寂有天分，惶懼不敢聞道，奴殺之。奴後因盜財捕急，遂上變，帝怒，數以四罪議者多請貸放流。靜州會山羌反，率家僮破之。或傳言羌劫寂為主，帝不信，既乃捷聞，帝嘉其功，詔入朝。卒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臨海長公主終汴州刺史孫承先武后時爲殿中監酷吏殺之。始高祖論太原首功寂與文靜恕二死，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柴紹唐儉殷開山劉世龍劉政會趙文恪武士彠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許世緒等十四人，恕一死後太宗定功臣封戶時文靜已死，乃自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總四十三人，共趙文恪而下十七人，功不甚顯，總列于此。趙文恪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克義兵右三統軍。武德二年擢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經大亂，中國馬耗，會突

厥請和詔與齊王至并州市以給軍還遇劉武周寇太原使率步騎千餘助李仲文守浩州城陷棄城走遂下獄死 李思行趙州人避仇太原唐公使覬長安還具論機策以贊大議授左三統軍從破霍邑平京師累擢嘉州刺史封樂安郡公卒贈洪州都督諡曰襄 李高遷岐州人客太原唐公引至左右執高君雅等有功以右三統軍從下霍邑圍長安力戰遷左武衛大將軍封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馬邑高滿政請救詔令督兵助守賊盛夜斬開走兵皆沒坐除名徙邊後歷資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 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爲秦州刺史封朝邑縣公寶誼初爲左翊衛積勞遷鷹揚郎將領兵從唐公督盜太原兵起授左統軍下西河霍邑累永安縣公右武衛大將軍劉武周使黃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擊之爲伏兵所

執旣而亡歸與裴寂拒宋金剛復爲所擒謀還被害帝聞爲泣
下賻以米物賊平樞歸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諡曰剛子協
字壽善篆籀歷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成紀縣侯卒諡曰威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嘗說唐公言天輔以德人與其
能乘機不發後必踵悔與裴劉相合公奇之顧倚親密初授右
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卒弟洛仁亦從起錄功
至冠軍卒贈代州都督諡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宋州虞城
人始事王世充爲親將洛陽平當誅秦王壯其才釋不死引爲
左親衛參預建威密議與李孟嘗等九人錄功拜左衛率遷左
驍衛將軍封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有告其姓在符讐欲反者
師立自言臣爲隋官不過六品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頭已極
矣何敢復萌他意帝笑曰朕知其妄賜以束帛召入臥內慰勉

會羅藝反詔權右武侯大將軍勒兵備非常俄坐除名尋起爲岐州都督上書請討吐谷渾遣使問諭部落多降附者列其地爲間橋二州又說下党項酋拓拔赤辭詔授西戎州都督以母喪解岐人表留不得去時河西党項被丑氏苦邊多阻新附命討之軍未至破丑懼遁去師立窮追抵邱于真山而還又戰吐谷渾於小莫門川破之轉始州刺史卒謚曰肅 劉義節本名世龍并州人初爲晉陽鄉長家富於財以喪哀薦與王威高君雅游刺知欲害唐公得先事禽滅從平京師拜鴻臚卿時京師屯兵多樵貴帛賤請伐街苑樹爲薪以易錢帛歲得數十萬又請度藏內見繒取羨尺補雜費得十餘萬民調度遂給遷太府卿封荊國公貞觀初轉少府監坐貴入賈人珠及故出署丞罪廢爲民徙嶺南終欽州別駕從子思禮少學相於張憬藏許歷

刺史位至太師萬歲通天二年果授箕州刺史益喜乃結洛州
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耀亦謂公金刀當
輔我事敗真自脫悉引素相忤者李元素等二十餘族誅死竄
逐計千餘人 錢九隴字永業本晉陵人父文鼎爲彭城吳明
徹裨將兵敗被誅九隴沒入爲奴以騎射事唐公信愛之兵起
有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克京城拜左監門郎將從平薛仁果劉
武周王世充擢右武衛將軍復佐皇太子討劉黑闥力戰破賊
進鄆國公爲苑游將軍貞觀初出爲眉州刺史再遷右監門大
將軍改封巢國公增實戶六百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
謚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安陸人父犯罪爲奴以平長安授典
左監門將軍從秦王積功多封營國公數賜黃金雜物後坐事
削爵貞觀六年命討陵州叛獠爲左驍衛將軍又爲赤水道行

軍總管從李靖擊吐谷渾後軍勦士多死亡失器仗以勲減死
復爲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素性忠謹征遼以副房玄齡留
守京師檢校右武侯將軍卒贈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京兆櫟陽人以豪俠稱爲隋驍果兵典上謁長春宮
從討劉武周苦戰功多遷秦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
初檢校右監門將軍出爲肅州刺史突厥數千騎入寇欲南趨
吐谷渾引精兵二千與戰敵稍却復殊死圍薄之張掖河潛命
上流夾擊斬溺盡墮書褒勞遷左監門將軍鹽州突厥叛受
詔起靈州追及賊方渡河據南岸擊之斬其帥可邏拔扈餘黨
幾盡進封東萊郡公終右武衛大將軍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諡曰壯 龐卿幘并州人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封
邪國公卒追贈濮國公子同善右金吾大將軍孫承宗開元初

仕至太子賓客 張長遜雍州櫟陽人精馳射初爲里長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遷五原郡通守遭隋亂附突厥號爲割利特勒義兵起以郡降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師都薛舉請突厥兵南渡河長遜矯作詔與莫賀咄設以伐其謀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聞已死遂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引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申國家賄贈之禮敵始引還授豐州總管引兵討薛舉賜錦袍金甲議者以豐近突厥恐有異謀乃請入朝授右武侯將軍徙息國公加賜宮人綵段有疾帝親問之會寶軌率巴蜀兵擊王世充令權益州行臺左僕射貞觀中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尋卒 張平高緱州人隋鷹揚府校尉戍太原遂預謀議從平京城授左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爲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

祿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公贈潭州都督○李安遠夏州人父
徹隋上柱國雲州刺史家世爲將以財雄安遠少無檢與博徒
游至破產晚乃折節嚮書從士夫遊傾心勝已襲爵城陽公與
唐公升王珪素善珪嘗犯罪當流山爲護免兵起攻絳州安遠
爲正平令與陳叔達嬰城拒守城陷唐公撫慰其家安遠來見
引與同食授右翊衛統軍爵正平縣公從破相突通進上柱國
右武衛大將軍素爲秦王親重數從征討積功至廣德郡公奉
使吐谷渾與約和請爲互市邊場利之隱太子遣使陰誘介無
貳志貞觀初命統邏騎都下督賊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卒爲
人有幹用歷任頗著聲績然傷于嚴急時論少之贈梁州都督
諡曰安追封遂安郡公 李孟嘗趙州人終右威衛大將軍漢
東郡公元仲文洛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秦行師并州

入終右監門將軍清水郡公

劉政會滑州胙城人祖環雋北齊中書侍郎父坦隋大理卿政會大業中爲太原鷹揚府司馬隸留守麾下義師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謀危唐公事迫世民欲先事誅之乃遣政會爲急變書請留守告其謀反公方與同坐視事文靜引至庭公目威等共視政會曰惟唐公得省君雅攘袂大呼是欲殺我時世民兵馬已列衢巷文靜因令左右收威等囚于別室由是起兵政會之力也擢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從平長安除丞相府掾武德初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內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悅服會劉武周寇并州豪右薛深等舉城應之爲武周所擒同於賊中每密表論其形勢旣平復官爵歷光祿卿刑部尚書封耶國公貞觀初轉洪州都督賜實封三百戶九年卒贈民部尚書諡曰襄

命圖形凌烟仍配饗高祖廟庭 于立意襲爵改封渝國公尚
南平公主授駙馬都尉高宗時爲汝州刺史歷洪饒八州採訪
使孫奇長壽中任天官侍郎爲酷吏所陷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父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
不事家產以舊補右勳待大業末從征遼後期繫獄得賄減囚
于命至太原事唐公陰察世民資度非常益自託漸蒙親禮由
入連騎間至臥內將起兵弘基募士得二千人與長孫順德伏
閣後指揮左右執王威等從攻西河斬宋老生拜右光祿大夫
師至蒲引兵千人先濟河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得便宜從事
西徇扶風衆至六萬南渡渭軍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耀兵金
光門時諸軍尚未至獨先逆擊隋將衛文昇擒甲士千餘馬數
百匹唐公大悅賜馬二十四京師平功第一拜右領都督封河

間郡公秦王經畧東都師旋爲殿復敗隋將段達張志陣於三
王陵武德元年拜右驍衛大將軍領行軍左一總管從討薛舉
戰于淺水原會王微疾頓於高墻城八總管軍皆沒惟弘基盡
力苦闘矢盡爲賊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果平乃克歸
官之如初武周又犯太原屯于平陽復陷賊俄自拔歸帝慰諭
之又以勁卒二千從秦王屯柏壁山隰州趨西河斷賊歸路賊
鋒銳堅壁儲勇幸騎尾宋金剛于介休合擊大破之累封任國
公從擊劉黑闥還授斧鉞將軍會突厥寇邊命副淮安王神通
禦捍旋督步騎萬人自幽州北界東拒于午嶺西抵臨涇修築
鄣塞以遮賊太宗卽位顧待益隆俄坐與謀反李孝常交善除
名爲民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封爵徵拜衛尉卿世襲行改封
夔以老乞骸授輔國大將軍朝朔望征遼復爲前軍大總管戰

駐蹕山有功益封一百戶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并
州都督圖形凌烟閣陪塋昭陵諡曰襄配饗高祖廟庭子仁實
襲封官至左典戎衛郎將從子仁景至司農卿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爲太原司法書佐起義兵至
鄆州刺史志玄資岸魁偉性樸果無賴數犯法大業末客太原
爲世民所禮募得千人以從授大都督府右領軍頭從平霍邑
下絳郡攻采叢倉皆爲先鋒遷左光祿大夫從劉文静拒屈突
通于潼關率壯騎馳射殺數十人中流矢突擊自如顯和軍亂
唐乘之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追躡獲于稠桑以功授樂游府車
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賊爲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
忽騰而上二人反墮復奪其馬馳以歸尼騎數百不敢近及破
建德平東都遷秦府右二護軍賞物二千段太子以金帛諺之

拒不納預平內難王卽位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俄坐率
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逗留免官未幾復職文德皇后薨與
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士及披戶納之志玄
至曙方納帝歎爲真將軍襲封行改襲國公歷鎮軍大將軍圖
形凌烟閣有疾帝臨視泣頓曰與卿子五品官頓首固請回授
母弟志感因授左衛郎將卒帝哭之慟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
督陪塋昭陵諡曰忠壯子瓚襲爵武后時官至左屯衛大將軍
孫德遠開元中官太子詹事襲爵

許紹字嗣宗本高陽人梁末徙家安陸祖弘父法光俱爲楚州
刺史與元皇帝交善紹爲兒時復與高祖同學通家愛厚大業
末任襄陵郡通守時諸郡盜起州境獨完流民歸者數十萬口
問舍賑濟甚得其心遇煬帝內問率人吏臨三日以所部還屬

越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潯陽歸國授峽州
刺史封安陸郡公賜書道舊故加以慰納會蕭銑將董景珍以
長沙降命紹率兵應接尋以破銑功擢其子智仁爲溫州刺史
委以招撫銑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走之銑將陳普環乘大艦
遡江入峽與開州賊蕭閏提畧巴蜀紹遣智仁及督張玄靖據
李弘節追戰西陵覆其兵生禽普環悉獲戰艦江南岸有安蜀
城與夔陵相對次東有荆門城皆險峻銑並以兵戍守又遣智
仁等攻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其境連世充蕭銑兵卒剽者
皆見殺而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邢感義殺掠爲止進封譙國
公賜帛千段會孝恭等伐銑復紹將兵圍荊州聞病卒帝爲流
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圖形凌烟閣以子智仁繼守夔陵別封
孝昌縣公終梁州都督次子固師爲相川孫力士襲祖爵官至

洛州長史卒

姜暮秦州上邽人祖真後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總管封
建平郡公暮大業末爲晉陽長退謂所親隋祚將亡必有命世
大才以應圖籙吾觀唐公有霸王之度必爲撥亂之主厚自結
納公亦深器重之引爲大將軍府司功叅軍從平霍邑拔絳郡
監督大軍濟河自昏至曉方得畢濟亟稱嘆之平京城除相國
府兵曹叅軍封長道縣公薛舉方寇秦隴暮以西川宿望詔安
撫隴右承制便宜從事將行復奏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
圖籙以寧兆庶公嘉納乃與寶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二郡軍
次長道與舉兵遇軌輕敵爲所敗暮還拜散騎常侍仁果平
拜秦州刺史故鄉衣錦川答元勳暮至撫以恩信州人喜得復
見太平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尋轉隴州刺史以老去職卒

贈岷州都督諡曰安 子行本性勤恪有巧思貞觀中爲將作
少匠護修九成洛陽二宮以勤幹稱旨凡有營造必命諮而後
行賞賜甚厚在職雖祁寒盛暑一無倦容帝所遊幸未嘗不預
轉宣威將軍時太宗選趨捷士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以
充宿衛名爲飛騎每遊幸卽騎以從使行本分隸非左屯衛將
軍高昌之役復爲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依山造攻具陳
國威德勒石紀功及平麗書愆勞還朝進封金城郡公賜段物
奴婢諫征高麗不聽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
衛大將軍鄭國公諡曰襄昭昭陵 孫簡嗣永徽中官至安
北都護卒 曾孫暉嗣開元初左散騎常侍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入隋事煬帝從伐遼積勞爲金紫光祿
大夫後分部樓煩高祖興太原提其衆隸麾下從戰桑顯和於

飲馬泉諸軍皆却大柰以勁騎數百背擊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平長安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又從平薛舉世克建德黑闥奏功異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綵萬段貞觀初擢右武衛大將軍豐州都督封寶國公食邑戶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世居江南祖不害仕陳爲司農卿陳亡徙京兆爲鄆人父僧首隋秘書丞有名於時嶠少以學行見稱尤工尺牘爲隋大谷長有治名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畧授心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祿大夫渭北道元帥府長史命招慰關輔羣盜皆下之與劉弘基屯長安破衛文升賜爵陳郡公遷丞相府掾尋授吏部侍郎討薛舉爲秦府司馬銳於立功王方臥病委軍政劉文靜誠以賊方熾利於速戰難與爭鋒伺糧盡衆枵乃可圖也嶠言王體不安憂公弗濟故爲此言今宜

乘機制敵無以賊遺王且賊輕我輩盡耀武以威之遂戰折塹
爲舉所乘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爲民頃之從平仁果復
爵位武德二年兼陝東道大行臺兵吏二部尚書從討世充以
功進郎國公征劉黑闥道病卒王哭之慟贈陝東道大行臺右
僕射諡曰節貞觀十四年圖形凌烟閣配饗高祖廟庭永徽中
加贈司空從弟聞禮有文學武德中爲太子中舍人修梁史
未就而卒子仲容亦知名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屈突通雍州長安人父長卿周邛州刺史通性剛毅志向忠愍
檢身清正好武畧善騎射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遣往隴西襲
按監牧簿籍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慕容悉達并監牧官
吏將悉誅死通頓首曰陛下仁育四海豈忍以畜產而戮千五
百人命臣願一身就戮以代衆死帝旌其直特爲宥免山是漸

見委信擢左武衛將軍蒞官勁直雖親戚犯法無所回縱與弟
長安令蓋咸以嚴整知名京師畏懼之大業中以與宇文述共
破楊玄感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使發
兵襲斬安定賊首劉迦論聚首級萬餘築京觀鹵老弱數萬口
而還煬帝南幸使鎮長安義師起代王命守河東唐公濟河其
將桑顯和敗于狄馬泉通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蒲已由武
關將趨藍田以授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相持月餘
令顯和夜襲文靜破其二壁矢及文靜軍垂敗顯和因士疲傳
餐轉食文靜復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自南山還擊其背三壁
兵大呼奮出顯和遂潰其衆皆歸文靜通勢蹙帝遣其家僮往
召斬之俄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保潼關率兵東下將
如洛陽未至而顯和降文靜遣竇琮段志玄追及於羽桑通結

陣拒之琮縱通子壽往諭通大呼將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
陷諸君皆家聞西何爲復東衆乃捨兵通知不免下馬再拜號
哭曰臣力屈兵敗遂被禽送長安帝釋之勞以相見之晚泣謝
不能盡節爲人臣羞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爲秦王行軍長史
從平薛仁果時珍貨山積諸將爭取通獨不往帝問曰名定不
虛特資金銀六百兩綵千段令判陝東道行臺從討世克帝以
通二子在洛難之請曰臣老不足當重任然自時昔荷陛下釋
俘加恩口與心誓必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
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以爲烈士徇節如此及寶建德來援
秦王分麾下平屬之命與齊王聞洛事平論功第一真拜陝東
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爲刑部尚書以不習文墨固
辭改工部建成之變馳鎮洛陽爲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

年七十二贈左僕射諡曰忠配饗太宗廟延永徽中加贈司空
長子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拜少子銓果毅都尉賜粟帛
卹其家後終瀛州刺史孫仲翔神龍中復刺瀛州世守清白時
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顯既沒太宗聞弘節家有珠賣疑其
實貪欲迫坐舉者魏徵諫曰今之清白死而不變者惟通與張
道源通二子來謝共乘一馬道源不能自存今審其清者不能
加卹疑其濁者輒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遂置不問而通之清
益顯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素稱武勇大業末從軍高
陽積勞爲朝散大夫劉武周起用爲偏將使與宋金剛南侵陷
晉滄等州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李孝基執獨孤懷恩
等後金剛敗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秦王遣李道宗宇文士及往

諭乃舉其城與尋相來降王大悅寵以曲宴引爲右一府統軍
從討王世充會尋相叛囚之行臺屈突通殷開山咸謂敬德慄
悍不殺恐有後悔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耶遽命釋
之引見卧內賜以金寶語曰丈夫以義氣相許小嫌不足芥我
終不以讒害良士如必欲去請以此貲表一時共事之情是日
獵于榆窠遇世充自將步騎來戰曉將軍雄信騎直趨秦王敬
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翼王以出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畧
獲排鎗兵六千王顧曰何相報之速耶再賜金銀一篋自是恩
盼日隆會竇建德來救世充營於板渚王命李勣等設伏親挾
寸矢令敬德執稍略其營大呼致師伺其出關引至伏所大破
之時世充兄子琬乘內厩馬披金甲出入軍中以夸衆卽命與
高甌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追後戰臨

洛劉黑闥方引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衆忽四合王不能
脫敬德率壯士馳入突其陣王乃得出及破徐圓朗有功授王
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常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本起微
賤久陷于逆荷秦王更生方圖以身徇恩今若無功受賤是懷
二心徇利棄忠殿下將安用之太子怒王聞謂曰公心如山岳
積金至棟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
聞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于上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
刺計目急敬德入白不早決策社稷危矣王謂同氣未忍伺其
發而後應之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
取咎必難辭大王卽不聽請從此亡無忌亦勸王不從其言恐
自今敬德亦非王有已而勇士八百人悉控弦被甲入官王不
可辭計乃定而玄齡如晦被斥在外尚未至王怒解所佩刀授

敬德曰卽不從斬首以來馳往然後到是日領騎七十趨玄武門太子已死王馬逸墜于林下元吉遽奪弓射王敬德馳叱竟殺之宮府兵鬪尚未解持二首以示遂退時帝泛舟游池王命敬德往侍驚問爾從何來今日亂起爲誰答曰秦王囚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有驚動遣臣宿衛帝始安賜以珍物敬德又奏請降手詔南衙北門諸軍悉聽秦王處分內外方定昇儲授左衛率請悉貸支黨百餘家論功第一賜絹萬疋全給齊府金幣什物貞觀初拜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敗之涇陽所得財畜悉散士卒然爲人姦直自負廷質大臣得失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輒與爭論問爾何功任城王解喻反擊其目幾眇上不憚而罷數被責讓勉以修飾毋貽後悔敬德頓首謝出爲襄州都督遷同州刺史改封

鄂國公歷鄉夏二州都督以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
圖形凌烟閣將討高麗上言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濊貊小
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
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卒年七十四冊贈司徒并
州都督謚曰忠武陪塋昭陵其晚節謝賓客飾臺沼奏清商樂
厚自奉養嘗餌雲母粉爲延年術出身行陣每戰最善避稍雖
單騎入賊羣衆刺之終不能傷又能奪他稍轉刺人齊王自稱
亦善馬稍上欲親試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已去之
竟不能中又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
王執稍躍馬志在刺之少還王三失稍遂大愧服子寶琳嗣官
至衛尉卿

秦叔寶名瓌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事隋將來護兒居麾下母

武遣使綏弔。吏怪問士卒喪將軍未有弔者。憐見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邪？」俄從通守張須陁擊下邳賊盧明。月以衆寡不敵，堅壁未敢戰。糧盡欲去，又懼其追，須得銳士襲其營。因問誰爲吾行者，衆莫敢前。叔寶與羅士信奮然請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陁退，明月果悉兵追躡。叔寶竟馳叩城，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投旗，殺數十人。營中亂，卽斬關入，縱火焚柵。明月還救，須陁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前。後累功，擢建節尉。後須陁擊李密而敗，叔寶收殘兵附裴仁基，復隨降密。密得之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兵至，身獨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醜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咒誓，此乃巫姬，非撥亂主也。」因與吳岳、閻牛進達等俱西降于高祖。卽事秦

王尤加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今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況子女玉帛乎。拜授秦府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克。建德黑園。皆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往取。躍馬挺槍刺于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刺。拜左武衛大將軍。以疾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自少長戎馬。歷二百餘戰。數被重創。出血數斛。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後改封胡國公。圖形凌烟閣。

程知節。本名雋。金濟州東阿人。少曉勇。善川馬。稍大業末。聚徒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署爲內軍驍騎。內軍者。密選士尤驍勇。

者八千人隸四驍騎分爲左右以自衛密曰此可以當百萬知
節領其一恩遇特隆及王世充出城決戰知節引內兵與密同
營北邙單雄信領外騎營假師世充襲雄信營密遣知節及裴
行儼助之行儼先驅赴敵中流矢墜馬知節救之殺數人追軍
辟易抱以馳還後密敗爲世充所獲接遇甚厚及世充拒王師
於九曲知節領兵在陣與叔寶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極欲
報恩公性猜貳旁多扇惑非僕託身之所今謹奉辭於是躍馬
與左右數十人歸陣世充不敢追授秦王府左三統軍從破宋
金剛寶建德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舉旗先登者不一以
功封宿國公武德七年太子諧出爲康州刺史自秦王曰大王
子臂今漸剪除身必不久知節寧死不願去望速白全幸勿失
時後事及平拜太子右衛率尋遷右武衛大將軍貞觀中歷瀛

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襲封行改盧國公普州刺史圖像凌烟
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討賀魯師次怛篤城賀魯遠
遁軍還以殺降兵數千坐免未幾起爲岐州刺史致仕卒贈驃
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默襲封處弱右金吾將
軍孫伯獻官同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猶子父七寶定遠
太守早卒育於其兄愛之情踰已子每稱門戶所寄惟在於瓌
年十九試守靈溪令俄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
州府之務隋師滅陳瓌勸勇據嶺南求其子孫奉之勇不能用
瓌乃棄官去仁壽中爲韓城尉唐公爲將謁於轅門承制拜河
東戶曹公將之晉陽留建成以託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
問以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以爲濟否對曰公天縱神

武親舉義師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壤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康必當款伏若於梁山濟河直指韓城進逼邵陽分取朝邑蕭造本文吏無武畧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必當相率而至然後裝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善授以銀青階遣陳漢壽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趨梁山使壤及薛舉爲招慰大使乃謂演書等關外之事與壤等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至果率衆來降并其舟楫師遂利涉壤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卽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拒戰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討世充使檢校水運以供餉饋關東初定持節爲河南道安撫大使降世充弟徐州行臺尚書令世辨行至宋州屬徐圓朗據兗州反曹戴諸州應之副

使柳濟勸瑛退保汴州笑曰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
非公所知固朗俄又攻陷楚丘引兵將圍虞城瑛遣崔樞張公
謹白鄆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拒守至則分配與土人合
賊稍近質子有叛者樞斬之梟首于門固朗退遷徐州總管仍
領大使遷補官吏頗私親故或依倚其勢多所求納瑛知而不
禁妻劉氏復妬悍無禮爲世所譏從平輔公祐轉邢州都督隱
太子誅坐弟瑒爲典膳監左遷通州都督卒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爲駟僮無行且善盜鄉里患之大
業末欲與叔聚衆落草不從誣與隣人母通殺之多集亡命掠
道與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使招慰謬爲欲首榮甚輕之因
陳兵登山君廓伏甲谷中掩擊破之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
爲宋老生追討不利謀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糧且盡詐爲請

降與老生隔澗語甚哀稍緩之一夕遁去義兵起召之不從歸
李密不甚爲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遷
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以十三人破賊萬餘拜爲右武衛
將軍優詔勞以自古以少制衆未見若此賜雜綵百段後從秦
王破王世充下輶輶羅川二縣獲將魏隱擊緱氏沈運艘三十
於進爵彭國公佐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
帝語侍臣昔閻相如叱秦王曰背背裂石靡往擊建德李勣退
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讓古人哉朕今不徇例賞
乃賜以錦袍金帶并所乘馬令自延中騎出還鎮後給廬江王
瑒謀反會瑒欲奪君廓兵以委王銑乃詐稱有急變求銑方沐
賜從數兵先入留後騎于外令聞呼聲則進銑握髮出卽斬之
因併執瑒自以爲功進左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賜瑒家口財物

并帛千段在職多不守法長史李玄道數繩督之猜惑不自安
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爲野人所斬太宗顧前功爲
收葬待其家如初溫彥博奏叛臣不宜食封邑復貶庶人

張士貴號州虛氏人本名忽咩有勇力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
無空發大業末起爲盜攻剽城邑號忽咩賊高祖移檄招降开
右光祿大夫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號州刺史
進封虢國公擢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爲龔川道行軍總管攻
破反獫每戰日矢石攻城先登旣還太宗勞之累遷領軍大將
軍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冊曰應龍之翔雲雪滂濛轟雷迅電萬里遙通不約而集
國朝而國際會一時流行無窮北方漢傑若在下

弘簡錄卷之二十七

續